

§ 不如歸去

塔克拉西的冬季未曾嚴酷，卻有一種持續不散的冷意。

這日清晨，畢達哥拉斯一如往常獨自站在城外荒野的丘上，望著東方稀薄的曙光。這片土地，他已停留一年。

如今，他的內心比這潮濕的晨霧更為凝重。

自他來到印度河河畔，這裡的一切就不停向他提問——

關於生命、關於世界、關於「活著本身的價值」。

他曾與沙門對坐溪邊，思索不干擾自然的秩序；與匠人交談，理解運用比例去維繫世間的秩序；也曾在市場看見在生存夾縫中掙扎的眾生。

此外，他也並非只在清淨之處行走。

在塔克拉西的陰影地帶，他曾與地下勢力周旋——

不是以武力，而是以計算與信譽。

他學會辨識哪些人只懂掠奪，哪些人仍受某種秩序約束；也因此理解，權力並不總來自暴力，有時來自被承認的界線。

夜裡，他曾隨天文師登上低丘，觀測行星逆行與恆星的位置變化，學習用繩結與刻痕記錄週期；那些在夜空中反覆出現的數律，讓他確信，天與地並非斷裂，而是以不同尺度重複同一種秩序。

白日裡，他又向匠人學習熔煉、鑄模與測量之術，理解火候、比例與誤差如何在實作中彼此牽制——真理若不能落在手中，終究只是空談。

這些體悟不曾顯赫，但在他胸中沉重而真切。

此刻內心的聲音卻告訴他，是時候離開了。

傍晚時分，他回到城內——玄愛關懷中心的簡陋木門仍如往常般敞開。

這棟他建立的庇護所，原來是兒少關懷中心，現在已經成為乞丐、流浪者、傷病者的避風港。

中心的運作一向由他與阿闍羅旃那共同策劃。

阿闍羅旃那是他在這裡最信任的人：一位出身犍陀羅河谷的古老戰士氏族的王族、但選擇呵護弱者的智者。

他懂得平衡慈悲與實際，也能在混亂中分辨需要。

畢達哥拉斯知道，當他離去之後，這裡需要一位既心懷慈愛、又有堅定意志的掌舵者。

「旃那，」畢達哥拉斯站在辦公桌前，手中摩挲著一張羊皮紙，上面是中心的運作藍圖。「我打算離開這裡了。」

阿闍羅旃那抬頭，眼神平靜。

「你在印度這一年走得很深。你的思索，比這院子裡的每一個人都更深。但你也知道——靜坐並不是唯一的道路。若你要走，我不留你。」

畢達哥拉斯微微一笑，眼底有說不清的釋然。

「是的。也許在下一座河流的另一端，我會找到新的問題與答案。」

他把羊皮紙鋪在桌上，「我希望你接手玄愛關懷中心。院子不大，但它成了一座信念的標記——承載著希望，而非悲憫。」

旃那默然點頭。他們不再多言，只有壁爐的火光在木牆上搖曳。

然而，在心底，畢達哥拉斯還有一件事沒有完成——他不能就這樣離開，而不讓那個他在市集中短暫相遇的女子成為他人人生旅程的一部分。

那一晚的記憶如影隨形：她站在攤棚旁，目光堅定卻藏著沉重，是一種在無數選擇之外依然活著的力量。

那一刻，他理解了生命的另一種出口——不是脫離，而是在困境中找到尊嚴。

翌日午后，塔克拉西的市集依舊喧囂。

香料的甜味混合牲畜與汗水的氣味，攤販的吆喝聲此起彼落。

他在人群中穿行，目光落在那處陰影旁的熟悉身影——她依舊站立，衣裳普通，目光掃過人群，沒有追逐也沒有退縮。

「你又來了？」她看見他，語氣依然平靜。

畢達哥拉斯沒有立即開口。

他想起許多問題——關於選擇、關於意義、關於人的價值。

他緩緩開口：

「我不是來問你為何選擇這條路。相反，我想問你——

如果給你一個機會，你會想改變什麼？」

她愣了一下。

市場的喧鬧聲似乎暫時遠去。

「改變？」她的聲音低沉，帶著一種習慣於壓抑欲望才能活下去的冷靜。

「我？也許是想有一天，不再用身體換取時間。」

她的話直白，沒有任何修飾，但不像自憐，而是一種看透現實後仍然有期待的堅持。

畢達哥拉斯靜靜看著她，不是出於好奇，而是因為他看見了一種他從未在書卷中遇見的境界：面對困境，仍然保有活著的尊嚴。

「我明白。」他不知該如何更確切描述心中想法。

然後他直接了當地說：

「我將離開塔克拉西。但我希望妳來幫我完成一些未竟事業。」

「我？」她一怔。

「是。」他拿出紙張，上面是中心的日常運作方式。

他解釋：

「妳不必迴避過去。妳所經歷的是真實的人生。那些來這裡的人，也和你一樣背負無數困境。有人需要的不只是施捨，而是有人願意與他們同行。」

她沉默。

人群的笑語與叫賣聲在她耳邊盤旋，像是另一種生命的節拍。

終於，她抬起頭，目光直視他。

「好吧。」她的聲音不大，但堅定。「我來試試看。」

那一刻，畢達哥拉斯在她的眼裡看見了一種新的希望——不是出於救贖，而是出於選擇重塑自己人生的勇氣。

「我該如何稱呼妳？」

「我的名字是阿毗羅（Apirā）」

§

那一夜，玄愛關懷中心異常安靜。

孩子們早已入睡，流浪者也各自蜷伏在屋角與廊下，只有院中那盞油燈仍未熄滅。火焰低低地跳動，像是在守著什麼尚未說出口的話。

畢達哥拉斯坐在石階上，披風覆膝。

阿毗羅站在一旁，手中端著尚未分發完的溫水。

她先開口。「你真的要走了？」

「是。」他答得很簡單，沒有補充。

阿毗羅點了點頭，彷彿早已預料。她在他對面坐下，隔著一段恰到好處的距離——不親近，也不疏離。

「你知道嗎，」她忽然說，「在市集裡，人最怕的不是被看見，而是被看穿。」

畢達哥拉斯抬眼看她。

「被看見，至少還存在；被看穿，就只剩用途了。」

她的語氣平穩，像是在陳述一條早已驗證過無數次的定律。

他沒有反駁，只是點頭。

「那你現在怕什麼？」他問。

阿毗羅沉默了一會兒。夜風穿過院落，油燈微微晃動。

「我怕自己一旦站在這裡，開始替別人分配糧食、安排床位、決定誰先被照顧……」

她停了一下，像是在衡量是否該說下去。

「我會不會也變成另一種使用他人的人。」

這一次，畢達哥拉斯沒有立刻回答。

他看向院中那些沉睡的身影——每一個人都曾被世界計算過價值，又被丟棄。

「這正是我為什麼找你。」他終於說。

阿毗羅抬頭。

「因為你知道，被使用是什麼感覺。」

他語氣低沉而清楚，「你也知道，一個人什麼時候已經不被當作人。」

她沒有反駁。

「慈善若只是施捨，很快就會變成權力。」他接著說，「而權力，一旦不自覺，就會複製暴力。」

阿毗羅的眼神微微一動。

「那你呢？」她反問，「你這一年來，學了這麼多，救了這麼多人。你不怕自己其實只是換了一種位置？」

畢達哥拉斯露出一絲極淡的笑。

「怕。」他坦然承認。「所以我才要走。」

這句話在夜裡顯得格外清晰。

「留下來，我就會開始相信，這裡少了我不行。」

他低聲說，「一旦相信這一點，我就不再自由，你們也不再自由。」

阿毗羅長久地看著他。

「你們這些走得遠的人，」她慢慢說，「總是這樣。知道什麼時候該離開。」

「不，」他搖頭，「只是知道什麼時候該把責任交出去。」

夜深了。

遠處傳來一聲犬吠，又很快歸於寂靜。

阿毗羅忽然問：「你相信人可以真正翻轉自己的人生嗎？」

畢達哥拉斯沒有引用任何學說。

「我只知道，」他說，「人生不是被翻轉的，而是被重新承擔的。」

「承擔？」她重複。

「是。不是抹去過去，而是讓過去不再只指向羞辱或耗損。」

「你不需要成為另一個人，只需要讓你活過的那一切，開始服務於別人的存活。」

阿毗羅低下頭，久久不語。

最後，她站起身，向他行了一個極輕的禮——不是對導師，而是對同行者。

「我明白了。」她說。

畢達哥拉斯也站起來，沒有再多說一句。

那一夜，他們都沒有再回頭。

§ 告別

幾日後，在晨光未透之前，畢達哥拉斯背起行囊，向東方荒野走去。

塔克拉西仍在沉睡，遠處河水緩緩流動，不因他的離去而停滯。阿闍羅旃那和阿毗羅站在院門口為他送行。

旃那說：「路在你腳下，而答案，也在每一步之後。」

他點頭，不再多言。

踏入晨霧中，他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清晰：離去不是逃避，而是對下一段旅途的真誠接受。

後記：

西元前 512 – 510 年，畢達哥拉斯從印度返回，經波斯、兩河流域，可能再次短暫停留埃及，最終回到愛琴海世界。